

1200+0

F2

孔

叢

子

孔叢子卷第五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車馬聘子順為相子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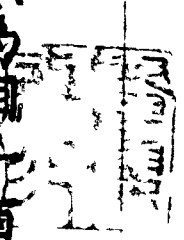
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

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

委以重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

於聖賢寡君人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



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之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

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

病故四凶在朝無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
知故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
歆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
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
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競
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
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
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

王曰善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切玉如割水焉以示
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昔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
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
切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
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
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

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歎無厭是故西戎
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立貪歎
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
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之信
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
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傳者妄也
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

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

笑問聊曼父之母得含葬於防此則聖人與
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間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
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
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閻子文
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
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
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

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群臣更知由惡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於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荅曰

夫歆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廢於衣食矣殆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

枚產謂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歆
學之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
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
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
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富猗頓且

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
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
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歆學之比徃言者
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歆學學不死也其
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
歆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
以富乎子之此問有是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間空腹而好自賢歆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顏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今東間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間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黠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

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恃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佗見子順曰佗困於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佗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

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佗曰將適燕相國子順
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
足歸也宮佗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
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佗
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弗識也宮佗曰
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
子之歆則宜若郇成子者也昔郇成子自魯
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

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
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
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衷
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
亂乎過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右宰死之還
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
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

可以寄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佗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